

三彩风·专栏

【文忻雕龙】



■ 忻尚龙

80后,靠笔杆子为生。不清高,偶尔文艺。曾被河南省文学院瞄到,纳为签约作家。喜欢历史,有独立观点,不妨给我发邮件。邮箱:xinshanglong@vip.163.com。

上次写过中山装后,有读者朋友给我发来邮件,问我“能否再介绍一下唐装和旗袍,它们也颇具代表性”。

那么,我们先来说说唐装名称的由来吧。

有些朋友对唐装的理解有一个误区,认为它是唐朝的服装,其实不然,人们平时所称的唐装,是清朝末期的满族服饰,距今不过

唐装,不是“唐装”

100多年。君若不信,平时在看电视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,即使很不严谨的古装剧,唐朝也没人穿唐装。

既然两者毫无关系,那么为何要把这种清朝满装称为唐装呢?

这是因为,过去西方人把华人集中居住的地方称为“唐人街”,在那里,人们经常可以见到这种清朝末期的满族服装,因此这种服装就被称为“唐装”。

说完唐装,再说旗袍。我曾经听到过有人谈论“中西方传统服饰哪个更重视人体之美”的问题,有人认为旗袍最能表现女人的曲线美,并以此为例,证明东方传统服饰也很重视人体之美。

这就又错了,我们现在见到的旗袍,完全是清末民初受到西方服饰影响的产物。它流行的时间短,最多百年。直至光绪年间,旗袍还不是现在的样式。清朝传统的旗袍,在肩、胸、腰、臀等部位,并不善于表现人体美,这和西方的服饰理念完全不同。

中国的服饰艺术,并不注重

人体之美,而是通过装饰、造型等手段,来表达一种整体和谐之美,乃至上升到一种精神境界,并蕴含着较强的政治意味。

譬如在《资治通鉴》中,萧何有这样一句话:“天子以四海为家,不壮不丽无以重威。”萧何认为,帝王所穿的宽袍大袖服装,很能突出他们端庄威严的精神力量。至于吃饭、上厕所会不会不方便,那是后话。

再如,贾谊在《新书·服疑》中说:“贵贱有级,服位有等……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。”这就是说,服饰也有高低贵贱之分,你穿什么衣服,天下的人就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地位。

在过去,穿错衣服是很危险的事情,有时甚至要被杀头,譬如在清朝,如果你不小心穿了一件明黄色的衣服上街,就相当于拿着大喇叭高喊:“我要造反!推翻清朝狗皇帝!”

现在则宽松多了,除了特定行业的制服,你喜欢什么颜色,就可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,你想戴什么样的配饰,就可以随便佩戴。

【信马由缰】



■ 马继远

70后,洛阳土生土长,现在深圳谋职,闲时鼓捣散文,常被误认为老年作者。

他乡遇“故知”

他乡遇故知——平凡人的人生四大喜事之一,让我碰上了。前几天,由中国摄影家协会、洛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“千年帝都 牡丹花城”全国摄影暨牡丹书法展在深圳举行,我也借此机会遇到了我的“故知”——牡丹。

展览厅离我的住处不远,还在布展时,我就看到了。当时忍不住窃喜,觉得终于有机会让深圳的朋友见识一下洛阳牡丹的美了。不过,当有人在微信上告诉我有关牡丹摄影展时,我还是故作镇定地用网络流行语回复:“朕知道了。”越到这时候,咱越得淡定、低调一些。

不出我所料,牡丹摄影展给朋友们带来了很大的震撼。洛阳牡丹本来就美,何况许多摄影作品又经过了技术处理,呈现出奇特的意境。于是,牡丹花下出现了三彩贵妇俑在翘首仰望,荷包牡丹的花蕊上生出了卢舍那大佛……至于牡丹和云光月影、飞雪流岚、远山近水融合的作品,则更为多见。

小浪底的瀑布、白云山的云海、老君山的险峻、龙潭峡的幽深、重渡沟的奇秀……还有老城的古街、龙门的佛像、白马寺的传灯会、关林的朝圣大典、开元湖的喷泉……洛阳山水的壮美和文化积淀的深厚也都在摄影作品中呈现出来了。但这些山水人文景观,似乎都只是牡丹的铺垫。人们都知道“洛阳牡丹甲天下”,洛阳最突出的城市符号,非牡丹莫属。

和朋友们流连在一幅幅摄影作品前,他们问我:洛阳真有这么美吗?洛河真有这么宽吗?牡丹真有这么多吗?……我告诉他们:“当然啦,要不然怎么有那么多帝王在洛阳建都呢!”当他们问什么时候去洛阳看牡丹最好时,我捎带卖弄了一下:“谷雨三朝看牡丹。洛阳,你一定要去,不去会后悔啊!”

其实,在很多牡丹摄影作品前,我是有点儿忐忑的。这是洛阳牡丹吗?然后我提醒自己:是洛阳牡丹,这只是艺术的真实。不过,我更希望看到牡丹真实的一面,就像那幅隋唐城遗址植物园淳和桥畔牡丹花团锦簇的摄影作品,还有那幅老妮头戴牡丹花环和老翁笑逐颜开的作品。

在一幅内容为洛河两岸高楼的摄影作品前,有朋友开玩笑问我能否在照片中找到我的家。我指给他们看:就在这座“楼顶开着牡丹花”的高楼附近。这幅作品拉近了我和过往生活的距离,让我倍感亲切。

我又一次去看展览时,碰到了一位曾去洛阳看过牡丹的人,她问我牡丹花香不香。我说当然很香了,要不怎么叫国色天香呢!她听后信将疑,说她去看花时好像没感觉到牡丹有香气,真奇怪。

牡丹花开时,洛阳街头那浓浓的牡丹香,我真切地感受过。说到花香,对故乡、对牡丹的怀念便也被勾起来了。

【凌秀生活】



■ 梁凌

喜读书,爱思考,相信美好。一边煮饭,一边阅读,偶尔作文养心,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一个人的行走》《心有琼花开》等。

南瓜的“乳名”叫倭瓜。在我的乡下老家,有句骂人的话——“倭瓜菜”,被骂者往往是那种被认为没出息的人。这是因为,南瓜就像土坷垃一样平常,沟沟坎坎、院里墙外都能生长。南瓜是没人管教的野孩子,吃风就长:春丢一粒种,夏开一院花,秋天满地瓜,命贱!

有这样一句话:“是谁给了你鄙视我的权力?是爱。因为爱,我才这么卑微。”多像在说南瓜!爱意滔滔,奉献太多,生命力太强,总被人轻视。

南瓜就是这样,一生都在奉

南瓜的一生

献。南瓜藤刚伸出头时,就能用来做凉拌菜——蒜茸南瓜尖;南瓜开花了,花柄、花托、花冠都能吃,可清炒可煮汤可凉拌;南瓜青嫩时,可醋溜南瓜片;南瓜老了时,可以和面拍南瓜饼,或者熬一锅金灿灿的南瓜粥;最后只剩下白花花的南瓜子,炒来吃更妙了!

南瓜的卑微,还因为它太随和,放锅里滚,黄澄澄的泥烂;放笼上蒸,红杏杏的一坨,夹不起,捏不住,绵软,没骨架,极像叫人恨铁不成钢的某些人。

但这种恨,恰恰有爱的成分在里面。人们这边还咬牙切齿地骂着自家娃“倭瓜菜”,那边就拿着铁锹,笑呵呵地去挖地种倭瓜,因为,算来算去,还是倭瓜好吃,好养。

面对嬉笑怒骂,南瓜没脾气,只知道闷着头生长——长花,长叶,长瓜,长瓜子,它是一个憨瓜。它就像清代那个叫曾国藩的人,他说,做学问最好的办法是只管耕耘,不问收获,这话听起来有点儿憨傻。据说他年轻时很笨,夜读时有梁上君子在等候,只等他入睡了就行窃,谁知他一篇文章背到天亮还不会。贼急了,说我都背会了,你真笨!遂愤然而去。不知聪明的贼后来是否继续当贼,只是曾国藩这“倭瓜”,后来

成了大器。

其实南瓜真是可以成大器的。我家就有一把南瓜形的紫砂壶,瓜蔓为壶执,瓜叶为壶盖,瓜肚为壶身,倒也古朴可爱,它现在就卧在我的案头。据说有些成大器的南瓜壶是很不错的藏品,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工艺美术大师。

除了南瓜壶,还有南瓜灯,冬天放在屋里,发着橙黄的光,让人心里暖洋洋的。

梭罗说:“我宁愿坐在一个南瓜上,并且独自拥有它,也不愿挤坐在一个天鹅绒的垫子上。”可见南瓜有时候是可以当凳子坐的,你坐在南瓜上的时候,它就像观音的莲花宝座,从座上看,所有的纷纭都变得可笑,一切奢华都变得多余而俗不可耐。端坐在上面的,是一个朴素、伟大而干净的灵魂。

所以,不要轻易瞧不起南瓜之类的东西,有时候,越憨越成材,越朴素越艺术,越自然越高贵。

有一次,我从乡下回来,扛着一个硕大的南瓜招摇过市,半截搭在胸前,半截垂在后背,引来一阵阵艳羡:“哇,好大的南瓜啊!”当时,我脸上的笑都捂不住,那分自豪,比挂一个勋章更受用。